



我兒子從母姓的心路歷程

文 | 溫炳原 | 綠黨黨員、旗美社區大學甲仙駐點專員文
圖 | 台大婦女研究室提供 | 陳衍蓉、翁筠婷攝

前言

我想要向許多致力於性別平等運動的人致謝，特別是我的太太彭滄雯女士。若不是她們的執著、投入與努力，民法親屬編行之已久的「從父姓」法條，也不會有機會修改出「得由約定從母姓」的法律架構，進而培力了性別平權另一波新內涵的「從母姓運動」。

當初我們得知即將有小孩之後，剛好碰上民法親屬編第一〇五九條有關子女姓氏之規定，修改為「由父母書面約定」，而不再以「從父姓」為原則。為了紀念這有意義的修法小成果，我們夫妻兩人決定要用行動回應「從母姓」運動的主張。於是我們就有似無意地試探了雙方父母的態度，他們的反應果不出其然都相當地不開心，兩邊也都鄭重其事地說「沒事幹嘛要讓小孩從母姓呢？」不僅如此，連一些在非性別領域相當進步的運動界夥伴，談及此事，他們對「從母姓」也不覺得有任何重要的使命感。

而隨後，婦女新知的一項調查顯示，儘管法律已經修改了，但仍有62%的準爸媽

明確表示不會讓孩子從母姓，其主要理由分別為：不需要（29%）、依循傳統（26%）及傳宗接代（16%）。顯然除了法律，還有其他的壓力不利於形成友善的「從母姓」環境。其中，最大的障礙正是「理所當然」的「從父姓」傳統觀念。而也只有在母系有傳宗接代之需求，或者是離婚、單親及未婚生子的情況之下，從母姓才會以「不得不」之次等選項，稍稍變得略具正當性。否則，像我們這種同時主張讓兒子從母姓的人，簡直是破壞家庭倫常、家族名望，以及街坊鄰里、親朋好友等人際網絡，甚至是整個國家制度與社會和諧關係的麻煩製造者。

事隔至今，我們從母姓的小孩也已經兩歲多了，儘管目前姓氏還對他沒有太大的意義，不過身為父母的我們，卻也漸漸感受到「從母姓」所引起的一些作用力，我認為這些挑戰與鼓舞，體現了在追求性別平等的過程中，「知道」及「做到」之間的一些微妙情境，但除此五味雜陳的感受之外，「我的兒子從母姓」這件事對當爸爸的我而言，更重要及幸運的是，它重新開啟了我與父母、原生家庭間溝通的一條新路。

從母姓 我們家的小革命

坦白說，結婚至今還未意識出，為什麼要用婚姻的形式來組成家庭？常常訕笑我們自己是權宜婚姻（convenient

marriage），因為是我當初要去美國陪讀的情況下，才結束不婚的伴侶關係而做出結婚的決定。隨著小孩的誕生，我才突然意識到既然選擇了婚姻家庭及扶養小孩，應該坦然面對其生活安排的限制，並更積極地為自己的家庭注入新的意義、價值觀與行動，以滿足內部成員對幸福快樂、扶持信賴，以及柴、米、油、鹽、醬、醋、茶等精神及物質需求。

而之所以會想讓兒子從母姓，主要也是因為一些巧合。我太太過去對性別議題的投入，本來就相當關心子女可從母姓的民法修正案，而通過的那一天，她剛好也發現自己懷孕了，所以當天就徵詢我的意見，希望能讓肚子裡的小孩從母姓。這個想法對我來說，甯提是一次性別意識的自我檢視，恰好更是一次「知道，不代表就可以做到」的實踐挑戰。「想的容易，要做到難」，當兒子姓名要登記時，不僅需要思索倘若還是順從傳統從父姓的窠臼，而繼續複製父權所宰制的性別秩序時，那實在就很對不起自己的情緒，以及過去我們曾經所做的努力。但另一方面，也同時必須顧及雙方原生家庭其他成員接下來的感受，以及他們可能承擔來自親朋好友的壓力。尤其我的故鄉是南部高雄的客家村，鄉下的地方相當淳樸保守，光是要把這樣的決定講給夥房及家族的長輩知道，可能就要先準備解釋好，為何聽起來簡直就像是入贅，會讓家族沒面子，

而當時我的岳父母也很有意見，擔心女兒會被人說成是大逆不道、慫恿丈夫挑撥和諧的壞媳婦，一時之間，我們同時面臨雙方父母的反對，甚至連我妹妹都看不下去，也加入了杯葛的行列，還寫信進行勸說，希望思想先進的兄嫂能夠多為年邁的父母著想。

由於除了我們夫婦倆，在雙方家裡幾乎找不到支持，逼得我不得不想出辦法，先軟化自己父母反對的態度，我用姊姊在保險公司任職，家裡能夠理解的人情保險為例，一再地向父母說明：「就像賣保險一樣，如果連自己都不買壽險，別人怎麼可能會投保呢？」（我們提倡從母姓，如不讓兒子從母姓，還有人會從母姓嗎？）當然這樣還不夠有說服力，我們更順著父母篤信姓名學算命的想法，在兒子的單名加上兩人的姓氏。除了筆劃吉利，孩子取單名的好處，就是在台北時用媽媽的姓，回高雄老家時再加上爸爸的姓變成三個字，讓父母比較可以對親戚交代。為杜悠悠之眾口，我們還特別在老家廳下（祠堂）裡，向祖先牌位拜拜、擲筊，把做法請示祖先，結果連續出現三次聖筊，讓我們的孩子終於有了從母姓的名字。即使在我歷代祖先的加持下，在不算短的日子裡，我媽媽還是會不時地有感而發，把小孩子成長過程裡可能發生許多容易生病或日夜顛倒的現象，歸咎於正是因為從母姓的緣故。她甚至提過：「我帶過這麼多小孩，從來沒有一個像他（我

兒子）這麼難帶，一定是因為從母姓的關係！」我們想起來也還是只能苦笑，但唸歸唸，媽媽卻花最多時間照顧、也最疼我們的孩子，還特別北上住到我們家來帶孫子，使我們夫婦倆沒有後顧之憂。

我們家的小革命看似成功，卻仍然隨時會遇到反挫，特別是不讓孩子從母姓的父母實在還不少，使得我們在實踐從母姓的路途上十分孤獨，也讓從母姓的小孩更需要做好心理建設，尤其在孩子小、不太容易理解「有時候堅持理想與信念，並不能讓人生過得比較順利，反會招來許多衝突與挫折」的人生哲理時。不過，我們很清楚知道自己為什麼要這樣做，更希望以後會有愈來愈多人從母姓，讓從母姓的孩子被認為是很自然而不被歧視，當然等到小孩長大後，如果他想要改姓、改名，我們亦尊重他的決定。

從母姓 代間對話的蹊徑

與許多人的成長背景一樣，離家出外唸書成了我脫離父母、原生家庭的起點，從此之後父母與我之間的認識，便一直停格在我兒時的童年記憶。唸書、工作、結婚、出國到後來生子，一方面歷經冒險、學習而成長，慢慢浮現出自己人生未來的軌跡，而與原生家庭分離、獨立，同時更隨著新生命的誕生，也漸漸地將我拉回平穩安定的生活，讓

父母與我之間又有機會再次連結、重新認識彼此。

受到我「兒子不從父姓」的影響，這股「莫非入贅」的暴風疑雲，也飄向我爸爸、我兒子祖父的身上，只不過不同的是，別人的懷疑現在轉變成了我爸爸的自我懷疑，「孫子不從爺姓」竟然也讓他陷入了「莫非兒、媳看不起」的迷思。倘若周遭的人認定我是入贅，或者也曾發生過鄰居就稱我為彭先生的事，這些對我來說並不是太大的問題。但我父親一直不明白，為何在不是基於母親有傳宗接代需求的情況之下，我們要讓他的孫子不從他的姓？而另一方面，我也實在不覺得用「性別平等」這樣的字眼，就能清楚地表達行動背後所傳達的意義與價值。其實父母親與我這樣的代間落差，不僅止於「從母姓」的情境上，甚至也表現在吃飯這件芝麻綠豆般的生活習慣上，我父母親貧苦的童年經驗，形塑了他們愛吃白米的口味，但對我而言五穀、糙米才是既營養、健康又好吃的米飯。

而諸如此類的差異究竟代間該如何對話呢？以孝為師、隱忍歧異？或堅持人生是自己的，不惜反抗父母威權？我們有了小孩子之後，總覺得父母變老了，想帶小孩多回去親近他們，只是僅有愛、沒有瞭解、溝通及對話，往往只會因相愛之易，而彰顯相處之難。當母親幫忙照顧我們的小孩後，代間對於如何撫養小孩的觀念，起了更大的歧見

與價值衝突，而在我也因為工作之需，住回南部父母老家的同時，這樣的感覺更為明顯強烈，甚至讓我的父母不得不聯想，我的兒子之所以從母姓，可能就是他們的兒、媳書念多了、翅膀也長硬了，以至於回頭過來不尊重或瞧不起做父母的他們了。我的母親有次還嘆了口氣，訴說小時候住在家裡的我，是如何地「乖巧懂事」、「體善人意」，言外之意像極是吐苦水抱怨，責難現在的我似乎已經漸離他們對好兒子的期待。

坦白說，我還真不知道該如何讓父母重新認識我，也不確定我是否真的瞭解現在的他們，對我們之間的連結來說，瞭解彼此、溝通價值的對話彷彿都不重要，血緣骨肉的關係才是一切至親的根源。也因此，當我決定要讓小孩從母姓時，第一道難關就是要如何讓父母理解其中的性別含意，儘管他們心存不悅、滿腦狐疑，不過卻也絲毫不減對這個孫子的疼愛，而我與父母間似乎也找到彼此重新瞭解互動的蹊徑。

從母姓 祖父母更受肯定

父母能夠接受我兒子從母姓真的是很不簡單！我們全家都是客家人，客家為世人所稱頌的硬頸精神背後，其實亦包含了家族傳承之排外、保守、封閉及固執，特別是惡名昭彰之「茶來伸手，飯來張口」的大男人傳統。而直到今天，我父母所居住的故鄉，仍然處處可

見代代相傳的客家夥房，以及其所孕育之長幼有序、夫尊妻卑、男女有別的倫常規約和文化禮俗。

父母一直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下，卻願意讓孫子從母姓這件事，可想而知有多麼令人驚奇。有位客家朋友，得知我兒子從母姓後，談到我父母的第一句客家話，就是「阿公阿媽當天真！」（註：讚嘆祖父母實在很棒、太酷了！）對我們最大的支持，也正來自於越來越多朋友的回應，尤其是一些剛認識的年輕人，他們知情之後總會不經意地說：「以後也要讓孩子從母姓」，還有位小學的校長在認出我是當事人後，竟然激動地說：「回到學校後，一定要告訴同事。」聽多了，我才驚覺應該要和父母分享這樣的感受與鼓勵。其實我爸媽是極為和藹的父母，當我把讓兒子從母姓的想法告訴他們時，雖然當時他們兩人都相當不高興，但是從他們的反應卻不難理解，在整個台灣社會認為小孩從父姓是天經地義的觀念下，兩人真正擔心的其實是來自周遭親朋好友「污名」的壓力，現在回想起來，當初沒有照料好這一點，實在讓我覺得很愧疚。所幸父母的開明與寬容，即使在不同意我的想法與作為的情況下，並沒有施展家長的權力來貫徹他們兩人的意志，最後還是能夠尊重我自己的決定，我認為這是我兒子能夠從母姓的重要因素。

除了「即便不同意，但還是會尊重你們的決定」的素養之外，我父母另一

令我感到欽佩之處在於，儘管在傳統社會結構的規範下，他們並沒有令人折服的性別平權意識，但在一直處在底層庶民的社會位置上，卻能協助對改造整個父權社會的性別實踐，做出比更多社會菁英更推波助瀾的貢獻，這是相當不容易的事，也因此，如果說我們因兒子從母姓而被肯定，那麼我覺得我父母應該更受肯定。

從母姓 性平環節要接應

在全球皆然的「結婚率下降、離婚率上昇」趨勢中，維繫傳統的家庭模式及性別秩序的社會條件幾乎已經不復存在了，這種轉變也揭示著追求性別平權已經在各個領域中進行。然而在姓氏這項性別平權的環節，即便從母姓已得到法律上的支持，具有可協商的權利，但諸多來自從父姓的傳統文化及社會污名壓力，卻不一定保證會被克服。

尤其是絕大多數的男人並不會為了追求家庭的性別平等，回頭過來挑戰自己姓氏的優勢位置，而更多的女性則習於勸和為貴的思考，認為只要一家和樂（值得隱忍不爭），從誰姓其實根本不是最重要，也有許多不在乎香火傳承的開通老人，也不太容易意識到從母姓具有性別平權的社會涵義。總之，在越來越多被容許實踐之各種可能的家庭關係，以及社會價值多元化蔚為風潮之際，儘管從母姓顯然還有一段不算短的

艱辛路程待克服，但除了能夠包容更多樣的家庭型態及關照其需求之外，從母姓更應該是性別平等及家庭民主化等價值變革不可或缺的一環。

最後，我由衷希望未來有越來越多從母姓的小孩，更祝福他／她們就像普天下每一個幸福快樂長大的小孩一樣，不需被迫承受奇異的眼光，或者遭受傳統禮俗、祭祀倫常的排擠或歧視。如果您認同平權的想法，更希望下一代有個健康的性別環境，那麼，也請您一起響應「從母姓」行動，大家共同來努力，讓我們的社會更具友善的潛力！



▲「在整個台灣社會認為小孩從父姓是天經地義的觀念下，兩人真正擔心的其實是來自周遭親朋好友『污名』的壓力。」（編按：圖片與作者無關）